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三十八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

酒知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為鄉大夫士為州

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

云合諸鄉射亦是州長習射之禮鄉則三年一飲

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

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

鄉之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學中名為

鄉先生使之教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

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時必先為鄉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者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

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

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此則黨正為主人

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

賢能之禮鄭知諸侯之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

磬階閒縮雷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

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鐘磬並有也若

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

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也 呂氏大臨曰鄉飲酒

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焉則
謂之鄉射此篇凡六章初言尊讓絜敬所以免人
禍也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先禮後財則
民敬讓次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五行
者足以正身安國次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
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也

通論劉氏彝曰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
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充乎五品以

礪其德行以觀其賢能以采其髦俊以不盡性於
中和為媿為恥為邦閭之指笑也此鄉飲酒之禮
所以為王道之範圍風俗之砥礪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酒者人之所以養陽而人情無
節則亂故先王有禮以制之書云有正有事無彝
酒則非時而飲皆禁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於周則不特非時而羣飲者又戒也蓋酒之
於人始乎治常卒乎亂始乎安常卒乎危不能節

之則養之適所以害之故節之以其時節之以其禮而鄉飲之所由作矣

存疑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解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盥音管解之豉反絜與潔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孔氏穎達曰迎賓庠門之外者謂鄉大夫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既獻後舉解酬賓之時亦盥洗所以致其潔敬之意也賓與主人升堂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

送爵也拜既者賓飲酒既盡而拜也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 呂氏大臨曰以謹遜之道尊賓始見於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潔清之道接賓則見於盥洗揚觶之際極其所致賓主之敬則見於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節 陳氏祥道曰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拜至而後拜送此

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為拜既而其禮蓋亦賓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在我者卑則於人為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

馬氏晞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主所以致尊於賓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於主 彭氏曰三揖者將進

揖一也當陳揖

案陳謂堂塗

二也當碑揖三也三讓如曲

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皆致尊讓也餘論孔氏穎達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於州序黨正

云屬民飲酒於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為庠州黨為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為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為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別又鄉學雖為序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為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方氏

慤曰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序成於相齒故鄉飲酒之禮必行之於學行之於學而此止言庠門者以養賢敬老為主故也王制言耆老皆朝於庠非謂是乎

案孟子言鄉黨莫如齒王制言習鄉尚齒則惟三年大比其為賓者必賢能也或賢能中亦以齒未可知禮曰朝廷同爵則尚齒義可推耳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遠于
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指此禮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

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而生而尊讓絜敬之俗成矣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于鬪辨而免於人禍 又曰先王之制禮也有道非苟為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陳氏祥

道曰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
繫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粲然而文之以接
懽然而恩之以愛不期於鬪而已無暴不期於辨而
已無亂 方氏慤曰鬪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
之謂不鬪則無暴之禍不辨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
人恒暴之亂人者人恒亂之惟君子無暴亂之行所
以免於人禍也

案尊讓繫敬道也爭慢鬪辨暴亂人禍非道也聖人

制此鄉飲酒禮以尊讓絜敬之道故無非道之禍焉
下賓主共之至象四時皆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立酒貴
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
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上共字如字
下共音恭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
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燕私可以自專也
絜猶清也 孔氏穎達曰鄉大夫等設酒尊於東房

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
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此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北
面設尊立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
素故也羞出自東房謂主人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
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潔以事賓也 呂氏
大臨曰立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
酒之設皆尚立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
主人致味以養賓故曰主人共之而不以與賓共也

洗當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賓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
主共之者明所以敬人者各自盡也 陳氏祥道曰
東者主人位而主所獻者為主共西者賓之位而賓
所酬者為賓共惟夫賓與主和獻酬而皆有共也此
尊所以間於房戶之中以見意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
子謂卿大夫士 陸氏佃曰鄉人士士君子鄉人之中
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周官所謂賢能是與 孔氏穎

達曰鄉大夫等惟有東房 方氏慤曰玄酒者以黑

黍和於水而為之其為色則幽其為味則淡貴其質

也

案不如水之說確

賈氏公彥曰榮即今之搏風屋翼榮

者與屋為榮飾翼者與屋為翅翼也

案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為州長黨正以指侯國則可若王朝則鄉大夫為上大夫卿州長為中大夫黨正為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為士也其謂主人為鄉大夫

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為
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有
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黨
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興賢
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送
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羞則宰夫授之而已故曰
主人共之 又案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
士而聘禮君使臣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士

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也鄉飲酒時賓席牖前南面
三賓席在賓西皆南面若但有東房無右房則一室
中賓已坐於西北三賓之席直無地可容矣故鄉大
夫不唯有東房不得舍經從疏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僕一作
全鄭讀

遵今
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

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

出於大辰焉

孔疏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

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孔氏穎達曰此明賓主介

僎坐位之義三賓衆賓也四面之坐主人東南象夏

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

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

象也 呂氏大臨曰三賓者衆賓之長者也其所以

輔賓猶三光之輔天也 方氏慤曰天地者陰陽之

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也

三賓衆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也後言介

僕象日月則此言陰陽蓋主日月耳介僕之輔賓主

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

陰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

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

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僕

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為之體必有陰陽以為之用有陰陽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 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

餘論陳氏澔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僕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文禮僕皆作導 孔氏穎達曰

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魄謂明生旁有微光也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月三日乃生魄方氏慤曰三光日月星也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僕兩而三賓三以象參兩之數

辨正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

成魄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其說相戾之甚

案儀禮賓若有尊者席於賓東一人舉解乃入賓介
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賓之尊非主之輔鄭以僕為遵
大誤蓋天子不以公為賓而以卿為賓諸侯不以卿
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近則有嫌降一等則無嫌也
既不以為賓故後入本尊於賓故席於賓東鄉飲酒
禮亦然必其爵齒皆尊於賓因不為正賓故後入也
若僕則卑於主介以輔賓必不可無僕以輔主則可

有可無但有之則備故又謂之全耳三賓為衆賓之
長席舉三賓者因衆賓無算主人獻衆賓衆賓之長
升拜受者三人故特表此三賓以識敬或以賓介僕
為三賓尤誤也三光注疏作三大辰為是方氏指日
月星為三光則既曰設介僕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賓
以象三光不贅而複乎三日成魄惟陸氏佃得之蓋
日君象月臣象惟望日去日最遠故盈望後三日稍
近故已成魄至晦朔全近日則純魄晦後三日始稍

遠故哉。生明也。此正謂三賓。近賓而禮殺猶三卿。近君而禮殺皆如月之讓日耳。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凝猶成也賓者接人以義言賓未
以成人之德 孔氏穎達曰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
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
微氣僕在東北象陽之微氣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
主於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於敬主故賓主
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
欲明其尊賢也 呂氏大臨曰東北至於東南生氣
也生氣溫厚而主仁故自孟春至於孟夏生氣之所

生萬物之所以發生天地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
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
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於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
之所以收斂天地之尊嚴氣也賓坐於西北介坐於
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賓也
方氏慤曰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為義春作夏長
仁也故溫厚為仁介僎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
接人則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

於陰陽之盛地焉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
義之盡也以接人以仁為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為
嚴凝尊嚴可知 葉氏夢得曰主人以仁接賓故在
東南若賓則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所擇而居也故
先言坐賓于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若介先賓以通
其意於主僕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陰陽輔天地而
天地以成功介僕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
之地不亦宜乎

案設席之次賓在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
西階上東面僕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賓則在賓西
有導則在賓東皆南面後世賓東南面主西北面皆
側席相向謬矣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
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
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

奉也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
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 方氏慤曰賓主之際

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至於俎豆有數非知禮之
精者莫之能興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
敬則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
天地之序鄉飲主於序齒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
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學術道者
將以得身也 馬氏晞孟曰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

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
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案有事主以仁為事實以義為事也有數俎豆有爵
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六十三豆七十四豆也聖
通明也既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俎豆多寡又以爵以
齒則義益通貫而顯明故曰聖又敬以行則有本有
文而禮成矣鄉飲之禮如黨正屬民固以齒而賓興
養老之時爵同則尚齒賢同亦尚齒是皆體長幼也

術道行道之方制此禮使人由之皆使人得其性之固有也朱子謂此節牽附迂滯不足深究而諸儒之說愈支故就經姑申其說而餘盡汰之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

爭矣薦亦作薦同齊才細反啐七內反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

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齊肺於席中惟
啐酒席末也 孔氏穎達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

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
敬重主人之禮齊肺者祭酒後與取俎上之肺齊齒
之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
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
右取肺卻左手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興加於俎

坐挽手遂祭酒濟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
濟是嘗濟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
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蓋主人
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濟肺敬主人之物故
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
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解主人酬賓賓卒立
以據解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
席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

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
席故變文言席之上上亦正也卒解論其將欲卒解
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先禮則貴後財則賤亦互
相通 方氏慤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
也肺者據周人所貴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
啐酒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
啐酒獻賓之觴卒解則酬賓之時也主獻賓賓酢主
主酬賓三事既備則獻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解西階

則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先禮則敬讓後財則不爭 葉氏夢得曰啐酒於席末既為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啐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為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為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為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為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解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讓賤財而後之則無

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

案敬禮嘗禮成禮皆是賓敬主人而主人之所以敬
賓者即此可見 又案祭獨濟肺者以周禮重肺祭
必先肺濟肺則徧嘗可知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所謂孝之孝當作教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

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

之鄉者州黨乃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

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

孔疏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

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

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孔疏令長似州長黨
正太守似鄉大夫

孔氏穎達曰鄉飲酒禮賓賢

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實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者於堂上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所以立於階下者示其聽受六十以上之政事役使以明尊敬長老也三豆至六

豆者以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

五十者二豆而已故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

二豆其實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

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

明尊長入門而能行孝弟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合

諸鄉射者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教之以鄉

射之禮也教之鄉飲酒之禮者謂十月黨正飲酒教

之以鄉飲酒之禮也

案本文義謂鄉飲固行飲禮即鄉射亦行飲禮故曰合諸鄉射

教之鄉飲酒之禮疏分
兩句為兩時兩事誤

儀禮鄉飲酒篇無正齒位之

禮今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
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其末皆以醉為度
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州長黨正射飲而並
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鄉之所居州
黨行飲酒射之禮則鄉大夫代此州長黨正為主人
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
大夫不得為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

射黨正飲酒可也 方氏慤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

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聽役者聽上之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耆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長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民知養老則能入孝民入

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教成矣國
豈有危疑之禍乎射義曰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
飲酒之禮故云合諸鄉射也 呂氏大臨曰飲酒之

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

案正薦之豆以明禮故有定數加豆以優老故以年

為差此加字甚明

陳氏祥道曰籩桃梅之屬地產也豆麋

鹿之屬天產也地產所以養其陰則天產所以養其
陽而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籩

存疑陳氏祥道曰射所以觀德飲所以尚齒王制曰

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鄉有習射尚齒矣而鄭以黨主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為主者不已誤邪蓋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者有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者有射於州以觀德者以黨不若州之衆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

射於序也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而記之所言者
皆鄉而已 胡氏銓曰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
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六十者而此經下亦云少長
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竊謂此是鄉大夫
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州長射矣若賓州
黨則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趙
恭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
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

記黨正飲酒於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前

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

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

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

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何取於黨飲而記為

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陳

氏澔曰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豆當從偶數

今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 方氏懋曰唯六十

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

案鄭專以六十者坐節為黨正蜡祭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遂疑賓賢能正齒位二禮迥異又以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遂疑鄉飲鄉射二禮必合殊不知王制言命鄉簡不率教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則簡不肖亦行鄉飲矣何必專賓賢能乎賓賢

能而賢同則以齒能同則以齒何必賓賢能不尚齒乎卿大夫射必先行飲禮豈士射不先行飲禮如孔子射於矍相有揚觶以尊賢能非無飲禮也若飲有不射者以投壺代之或並無投壺如陳敬仲飲桓公酒之類是飲射二禮可分可合也但以飲而射則飲重以射而飲則射重儀禮可徵也而飲亦有重有輕士君子行之則重鄉人無爵德則假是禮行之而儀文不備其禮稍輕如正飲必有正豆加豆假是禮行

者則有正豆無加豆惟六十以上乃有三豆四豆之
加亦其一端也 又案疏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
者二豆是二豆乃五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
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所謂正豆者鄉飲
酒禮賓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衆賓辯有脯醢是
也所謂加豆者徹俎後說屢升坐乃羞是也儀禮乃
羞疏引此三豆至六豆以證之賓介有俎有豆有加
豆衆賓則有豆無俎故謂六十以上始有加豆則可

謂六十非肉不飽始有豆數則不可且鄉飲以賓賢能習射正齒位皆禮之大者烏得謂俎大豆小目為禮之小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如方氏說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易以
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孔氏穎達曰王者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易取簡易之義重言易易猶言蕩蕩平平取語順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

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脩其文達其義然後可
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
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
化民成俗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
易行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別彼
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 孔氏

穎達曰主人親自速賓並往連介而衆賓不須往連
自從賓介而未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
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也 方氏慤曰賓三
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
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
曰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
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

矣省所領反
殺色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孔氏穎達曰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賓禮隆衆賓禮殺也 呂氏大臨曰介之升也不

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躋肺不啐
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賓
可知及衆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賓
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於一等之中寢有
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方氏慤曰主酌賓為獻賓
答主為酢主又答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
介則省酬焉至於衆則又省酢矣升而受爵之時惟
祭酒得坐及飲酒則立蓋飲酒所以養己以其卑不

敢坐而當其養故也前言貴賤之義此言隆殺之義
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為之隆
因其人之賤則禮為之殺故其義先貴賤而後隆殺
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間間廁
之間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

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
正禮則禮不失可知 孔氏穎達曰工入升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獻工也吹
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黍每一篇一終主
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間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
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
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堂上歌
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魚麗言太平年豐

物多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南有嘉魚言太平
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
之燕樂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
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
聞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
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歌
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也周南召南王后

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闕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之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工告樂備遂出者謂樂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解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 陳氏祥道曰升歌堂上之樂笙入堂下之樂記曰歌者在上匏竹

在下貴人聲也歌之者一篇為一終鹿鳴燕嘉賓歌
之以示事四牡勞使臣之耒歌之以示勸賓既至而
無禮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情此皇皇者華所以
繼作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也南
陔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白華以示其德
南陔以示其行外有行而內有德不得其時而飲之
亦不足以行禮此華黍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歲
豐宜黍宜稷者乃其意也示事示勸示情主人之所

以事人示德示行示禮主人之所以成已故主人獻之若夫相代而為間歌相同而為合樂則無所獻矣以其不特於主人故也魚麗作於上以見物多而禮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有由庚以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也南有嘉魚作於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有臺作於上以見得賢也自況能立太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

儀以繼之詩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教其臣又曰升歌笙入皆繼之以主人獻之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閒歌合樂必繼之以一人揚解乃立司正以禮節樂於其終也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

案儀禮鄉飲酒卒歌主人獻工注一人工之長者也

凡工賤不為之洗又曰大師則為之洗大射禮燕禮皆然又案燕禮合樂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是六詩皆歌也孔疏謂笙吹召南三詩未聞所據但合樂三終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雅六詩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况笙詩有聲無辭鵲巢三篇則有辭矣姑仍疏以存其說可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少詩召反
弟音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遺猶脫也忘也

孔氏穎達曰旅

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
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之限是
弟長無遺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少
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徧鄉
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
是也 馬氏晞孟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少長以

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下朝

字直遙反莫音暮說脫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 孔氏穎達

曰無算爵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屢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屢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朝後乃行飲酒之禮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飲畢主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知安燕而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上五種之事 方氏懋曰

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

安而無危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國安而天下安天下

安則王道成矣 胡氏銓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

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

則國正國正則天下安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

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出於東僕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鄉飲酒禮之義有所法象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經介僕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僕在東北象

日出介在西南象月出 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

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
僕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陪之者
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也其或
言立或言設也立則本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
之後因賓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僕則是立賓立主
於前乃設介設僕於後也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
事則足以為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為教之本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亨普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孔氏穎達

曰烹狗東方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水在洗東覆說洗當東榮也尊有玄酒亦覆上文 呂

氏大臨曰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東有左海之義 陳氏祥道曰牲用狗者狗之

為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非其人則在所去故古
之人於燕饗飲食皆用之 方氏慤曰凡植物皆地
產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產足以養人之陽天
產不特狗也而特烹狗者陽之辰窮於戌至陽之畜
也東方者得陽之中烹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
其宜矣水則盛之於壘者蓋酌之於壘而滌之於洗
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
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

之則曰左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

侑藏也

鄉許亮反下同侑音佩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孳孳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

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為殺 孔氏穎達

曰聖之言生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為春為聖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亦為仁五行春為仁夏為禮今春為聖夏為仁者春夏皆生長俱有仁恩之義中者藏也北方主智亦為信以五行言之則為信以生長斂藏言之則萬物所歸藏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

用之也備則北方北方藏也備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 馬氏晞孟

曰春木為仁而夏日仁何也天地之仁至于夏而盡矣天地之義至于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長者大之而已秋者斂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秋為斂則知春夏為發散也以冬為中藏

則知春夏為外發也 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
春仁濟萬善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
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
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備藏以反身也凡道
備於身為聖施於物為仁形於事為義存於心為中
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
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

案此節有脫誤若移下主人必居東方三十一字置

產萬物者聖也上賓必南鄉四字屬南方者夏上則明順矣聖知本藏於冬而發於春仁育本見於春而大於夏言各有當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覲其閒也主人者造之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孔氏

穎達曰介賓主者主人獻賓將西行就賓賓又南行

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覲隔賓主之間也主人造之產萬物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產育萬物主人供客所須故造為產萬物之象

存異方氏懋曰言賓必南鄉以見主之北鄉言介必東鄉以見僕之西鄉 陸氏佃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據此坐鄉東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賓面東南僕面西南皆可知

案上文云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

南而坐僕於東北言其方也此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於東方言其鄉也後世遂沿為側坐相向則誤矣觀儀禮獻賓時云賓升席自西方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而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注儀禮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甚明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

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

孔氏穎達曰樂既為陽故禮為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立三卿故曰政教之本呂氏大臨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馬氏晞孟曰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

是也

射義第四十六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取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目錄惟云燕射大射者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也射起自黃帝易繫辭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弓矢起於黃帝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至周則具矣

通論孔氏穎達曰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賓射諸侯來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射人云士射豢侯二正是士有賓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其侯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

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止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遠尊得伸也一曰大侯天子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則麋侯也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鵠三分侯中而居其一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亭謂之鵠鵠者取名於鴉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為雋其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

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糝七十豻

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王射三

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卿大夫一侯三正士豻侯

二正鄭云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

正損玄黃二正或以朱綠二侯者三正一侯者二

正而已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賓

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

之侯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禮文

之意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
五正三正二正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
射二正之侯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其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
卿大夫士三耦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
三耦也天子大射則在廟賓射則在朝諸侯亦在
朝天子燕射則在寢諸侯亦在寢惟諸侯大射不

顯畿內畿外之異鄭云大射於太學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境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卿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是庶人無侯亦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是也 呂氏大臨曰射

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
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
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
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
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長丁
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可以觀德行

也 孔氏穎達曰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牲狗及設

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云先行燕禮明君臣之

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以臣盡

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明長幼之序者

黨正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呂氏大臨

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

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

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
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焉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行

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
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孔氏穎達曰此言射者內志
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射的

謂之正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謂之鵠者鵠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呂氏大臨曰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福也始進揖當福揖取矢揖既措挾矢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郤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

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也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方氏慤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

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
馬氏晞孟曰凡此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
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
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
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
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

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狸力之反樂音洛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狸首逸

下云曾孫侯氏是也

孔疏儀禮鄭注狸之言不耒也射諸侯首不朝者故以是名篇

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

乎騶虞歎仁人也

孔疏一發而得五豝若君一求而得五賢斷章取義

樂會時

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

曰予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

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孔氏穎達曰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

蘩皆五節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

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

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 陳氏祥道曰大

射奏狸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王之五節先

以聽諸侯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

聽則寡蓋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

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

亦欲官備於天子也 方氏慤曰節者樂歌之節也
王氏謂天子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
貍首為節者樂御而射以禮蓋射所以習武雖先王
所不敢忘亦所不敢黷也習而不已其弊必至於黷
焉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
以脩官為節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
為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為節
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為節 馬氏

晞孟曰駟虞為節以至不失職為節所謂其節比於

樂也 呂氏大臨曰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

自曾孫侯氏而下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
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好生
繼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
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
之德莫大於敬事故事死命者先王制禮作樂以
養人所以薰沐漸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數色角反下同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孔氏穎達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而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

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凡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為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重焉 方氏慤曰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禮所謂飾之以禮或以騶虞為節或以狸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比毗志反下同中
丁仲反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

孔疏

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為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計偕物也

三歲而貢士

舊說云大國三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

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陸氏佃曰流亡即孟子流連荒亡

孔氏穎達

曰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好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知三歲而貢士也方氏慤曰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比謂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

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
存疑胡氏銓曰三歲一貢士蓋書傳之說竊案經意
止謂歲獻即貢士爾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
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
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

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

作而射也

孔疏此大射禮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後乃射

莫處無安居其官

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

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 呂氏大臨曰國家閒暇諸

侯與其卿大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

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試之以射以中之多

寡為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

禮樂養諸侯也。方氏慤曰：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為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已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四正蓋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正據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

正。案如陸說，則具舉字難解，且兼天子大夫士則上曾孫侯氏句亦難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
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
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
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羞好
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
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矍俱縛反相息亮
反賁讀債將子匠

反與音預解之豉反弟音悌好呼報反下同俟死絕
句者不二字一句下同不陸讀否呂如字屬下句勵

音
僅

正義鄭氏康成曰矍相地名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
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
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債猶覆敗也亡國亡
君之國者也與為人後者與猶竒也後人者一人而
己既有為者而往竒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
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公罔之裘之發聲也射畢又
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

曰壯者耆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

曰旄百年日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

可以在此賓位也 孔氏穎達曰孔子使子路為司

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敗軍之將無

勇亡國之大夫不忠且無知公罔氏也裘名也序氏

也點名也至將旅時使二人舉觶誓衆不在此位者

問衆人有此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也此記所

陳惟約鄉射禮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

者蓋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
初觀者在門外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入以
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是二人舉觶故
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
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
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表序黜二人舉觶之節
也但衆賓射事既了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
斥言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旋期之老不復能射而得

在位此老人本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呂氏大臨曰鄉射之禮先行鄉

飲酒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故曰射至於司馬也 記云既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辭也卒射司馬反為司正然後行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事既卒則衆賓皆在賓位故公罔之裘與序點舉觶以衆賓皆在賓位故有不在此位及去者

處者存者之辭也賓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賓在賓位則二人舉觶而語不復斥惡但使善者處耳方氏懋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不謂有如此者否則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也旄與

菴同孟子曰反其旄倪 馬氏晞孟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也捨己之親而與為人之後者則非孝也去與入半言圃之外者去與處半言圃之內者勵者僅也蓋公罔之表語之以畧序點語之以詳畧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 劉氏敞曰與為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

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盖多此仲氏之所惡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延或為誓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存異陸氏佃曰揚解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立卒解是也公罔之裘揚解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解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解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解也夫禮必

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固之裘一等

案鄭謂揚解是於旅也語則射畢而合語時也故欲求好學好禮之人陸謂是罰爵似誤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舍音捨
中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孔氏穎達曰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為父鵠者是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以及君臣皆放此 呂氏大臨曰射之為

藝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所以父子君臣各以己為之鵠射者各射己之鵠故雖諸侯之射亦以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也故謂之射侯古之射者志於中也其專如是豈特志於中鵠中侯已哉中父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父之道中子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子之道是乃所以充其類繹其志也 方氏懋曰繹若抽繹之繹言其繹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

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意

餘論朱子曰射中則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

進爵紕地是也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孔氏穎達曰澤者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

弓矢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
故先進爵而後益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
後絀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
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
也飯食之謂也

飯扶晚反
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
人為之射乃卜食子也 孔氏穎達曰男子生而有

為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
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
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子也 方氏懋曰天地四方
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為合東與西為合南與北為合
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
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
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祿之道 陳氏澔曰宇宙
內事皆已分內事皆男子之志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
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
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
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氏穎
達曰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
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經文揖讓而升謂
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也 方氏慤曰勝飲不勝則
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
讓於此安得不爭乎 陳氏澔曰為仁由己射之中
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而反求諸
身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
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正音征
夫音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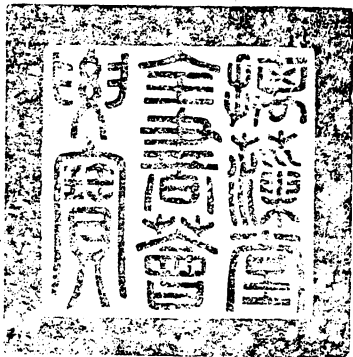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
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楛也楛直也言
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為射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
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
見養也 孔氏穎達曰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

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為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詩鄭注聲謂樂節騶虞九節之屬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所射之識謂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

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
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非不肖者所能也此責己之
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
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
責人之輕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映灼